

顾 抒  
著

儿童文学  
| 淘 · 乐 · 酷 |

# 白鱼记

## 3 周两

幽幽古风  
诉说被遗忘的过去  
一束故事  
唤醒留不住的时间

抚过流水  
射过焦螟  
且看光影幻梦  
撩动惘然情思

儿童文学  
| 淘 · 乐 · 酷 |

白鱼记  
3

周两

顾 抒  
/ 著

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鱼记. 3. 罔两 / 顾抒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5 (2018.4重印)  
(《儿童文学》淘乐酷书系)  
ISBN 978-7-5148-3874-9

I. ①白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7208 号

## BAIYUJI 3 WANGLIANG

出版发行: 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 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
出版人: 李学谦

责任编辑: 徐雅菲  
封面图: 边造  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著者: 顾抒  
美术编辑: 高煜  
责任印务: 厉静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 
总编室: 010-57526070  
编辑部: 010-57526286  
网址: www.ccppg.cn  
电子邮箱: zbs@ccppg.com.cn

邮政编码: 100022  
传真: 010-57526075  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印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 
2017年5月第1版  
字数: 121千字

印张: 6.625  
2018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 
印数: 12001-17000册

ISBN 978-7-5148-3874-9

定价: 19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718)

【罔两】

罔两问景曰：「曩子行，今子止；曩子坐，今子起。何其无特操与？」景曰：「吾有待而然者邪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？吾待蛇蚶螟翼邪？恶识所以然？恶识所以不然？」

——庄子《齐物论》

罔两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精怪。在庄子的故事中，罔两是影子的影子。

089	075	061	049	035	021	009	001
七、松果	六、铃铛	五、夜奔	四、赠剑	三、观礼	二、白鹤	一、飞雪	引子





## 目 录

193	181	169	155	141	129	117	103
尾 声	十 四、刺 影	十 三、拍 球	十 二、琼 圃	十 一、龙 梦	十、仙 岛	九、蜻 蜓	八、影 子

引

子

“下雪了呢。”

非鱼透过玻璃窗望去，只见晚间的庭院里四处覆盖着轻软的细雪，微微发亮。他的目光似乎能穿透夜空，看见那些细小晶莹的颗粒随风而至，如光点般飘浮在空中，又慢慢降落，最终栖息在道路的中央或是植物的叶子上。虽然是这样的天气，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衬衫，好像根本感觉不到寒冷似的。

“你冷不冷？”他回头问坐在轮椅上的小白。

“不冷。”小白无力地靠在轮椅一侧，身上裹着厚厚的毯子，一只瘦削的手垂在一边打着点滴，因为扎针太多，针孔周围的皮肤呈现出些许的青紫。

虽然他这么说，非鱼还是走到壁炉边，又添了几块炭。

# 白鱼记3

炉火噼啪作响，仿佛在絮絮诉说着十分久远的旧事。

“我喜欢下雪。”小白低声说道，“雪是什么味道呢？我几乎都忘了。”

“你忘记的可不止这一件事。”

非鱼推门出去，片刻又折返回来，手上拿着一片叶子，递到小白面前。

“是雪！”小白用手指蘸了一点雪，填入口中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很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起了骑马进山的事情。”小白迷惑不解地答道，“可是我从来没有骑过马。”

“你若想骑马，过一日咱们就去。”

“非鱼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我的病能好吗？”

非鱼看着小白的眼睛，过了片刻，终于能够以平静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会救你。”

熊熊炉火将两人的影子映在墙上，小白忽然玩心大起，举起没有打点滴的那只手，做出马头的手影，只见那匹“马”哧哧地跑了过去，又跑了回来。

“看我的。”非鱼拍了拍手。

小白抬起眼睛，发现墙壁上在片刻间变得热闹起来，一会儿有小狗跑过，一会儿有老鹰飞过，不知从哪里还传来了活泼的狗

吠声和拍打翅膀的声音。

“是你吗？”他连忙看向非鱼，但非鱼的手好好地放在椅背上，并没有做任何动作。

“你觉得有趣吗？”非鱼笑了。

“是魔术吗？”

“你就当作魔术吧。”非鱼说。

“我看过魔术，在原来的医院，有志愿者来为病人表演过魔术。”小白回想道，“但无论是从礼帽里变玫瑰，还是鸽子，魔术师的手都是很重要的。你这样的魔术，我还没见过。”

“从前你经常见呢。”非鱼心想，但他只是微微动了下衣袖，于是那些影子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从墙上揭走了一般，倏忽间消失不见。

“但我喜欢这个魔术！”小白说，“我想跟你学习变这个魔术！”

“虽然病成这样，这一点倒是没变……”非鱼摇了摇头，“我送你去休息吧，明天我们还要出门。”

“又可以出门了吗？”

小白特别愿意和非鱼一起出门，以前常年住在医院里倒也不觉得，但自从出去过后，现在在屋里养病就感到烦闷——他更喜欢外面那个热热闹闹、有人有光有影的世界。奇怪的是，非鱼明明每天都可以出去，却并不热衷于此。而每当小白问起，非鱼总是

# 白鱼记3

说养病需要绝对的安静，如无必要，两个人尽量不要出门。

“我想带你去看一个展览。”非鱼说。

“只要能出去就行。”小白爽快地答道。

“是一个装置艺术展。”非鱼拿出票给小白看，“我特意托人提前订票的，就是为了看展览，我们才飞来这个城市的。”

“你的朋友吗？”

“认识的人而已。”非鱼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实际上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一个朋友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啊。”

“但我们不是刚认识不久吗？”小白不是很确定地说。

“不，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”非鱼说。

“这么说也对，对我这样的病人来说，确实已经够久了。”小白笑了。

“记好，我们是朋友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”非鱼说道，但他的瞳孔依旧漆黑冰冷，看不出有一丝感情。

“我的确曾经在哪里见过你。”小白想了一会儿终于说道，“第一次见面我就说过。”

进入肯特画廊的时候，光线仿佛颤动了一下，随即暗了下来。

非鱼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，小白却有点不适应，在轮椅上四处张望。

有的角落里一片漆黑，有的地方强光耀眼，转过一处或又可见巨大的头部肖像映在墙上……这是一个怎样的展览呢？小白渐渐感到了好奇。

“这里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？”他问非鱼。

“碰巧吧。”

“太安静了，”小白无意识地说，“安静得像我以前一个朋友的家。”

“谁？”

小白想了一会儿，却没能想起来。

“人为什么会有影子呢？”非鱼凑到小白耳边悄声问道。

“因为有光啊。”

“没有光，影子就不在了吗？”

“应该是不在了。”

“可是没有光，连生命都不会存在了呀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那么人和他的影子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？”

“当然是人！”小白答道，“毫无疑问是人啊。”

“但影子也一直都在啊。”非鱼说，“人不在了，影子才会真正

# 白鱼记3

消失。而且，为什么一有了光，人与这个星球上的一切，就会有影子呢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的很无聊呢。”小白笑道，“总是问这些奇怪的问题。”

“只是好奇，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已。”

“我就从来不会想这些。”

“就因为你全无心机，所以事情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”非鱼心想。

“看起来，这个展览完全是由光和影组成的啊。”小白环顾四周。

“没错，装置都是放在特定位置，光源都是严格计算过的。”

非鱼解释道，“所以才能呈现出如此奇特的效果。”

他们慢慢地往里走去，只见一对坐姿的影子映在墙上，虽然并无色彩，亦无表情，却一眼就可看出一个是期盼地望着母亲的孩子，一个是向孩子伸出双手的母亲。这对影子分开于墙壁的两边，但彼此之间却仿佛有着割不断的羁绊。

“这两个影子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听过的一个故事。”小白对非鱼说。

“什么故事？”

“关于一个会做铃铛的女孩……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影子，以及过去的时间。”小白想了想，皱起眉头，“唉，

但我忘了是谁讲给我听的了。”

“慢慢来，”非鱼说，“现在你还不可以过度使用头脑。”

接下来，他们经过了一些数字，这些数字都有影子，它们最终附着在一个人影的身后。他们又经过了一些字母，这些字母也有影子，它们则好像是从一个黑漆漆的头部剪影中喷出的一般。小白不禁感到呼吸有些困难，幸而这时非鱼指着一只猫的影子让他看，它正如一只真正的猫一样，蹑手蹑脚地走过墙角。不知为什么，小白感觉自己曾在某个盛大的场合中见过它，它最终走进了一顶帐篷里。

但还没来得及细想，非鱼已经推着他走向了下一个展室。当那一整面墙如画卷一般呈现在小白面前时，他几乎气都透不过来了。

“这是龙的影子。”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道。

“没错，古代的人们曾经无比崇拜龙。”非鱼说，“它的存在，本身就 and 幻影差不多。”

“听说龙会吞吃人的迷梦，哪怕他们的迷梦看起来和真的一样。”小白说，“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龙不过是让一切回到原点罢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世界上真的有龙存在？”小白惊讶地问道。

“我是说，人是一种很贪心的动物。”非鱼淡淡地说，“不过幻影是那么美丽，也难怪他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。”

“你也会那样吗？”

“还记得你是在哪里听说龙的故事的吗？”非鱼似乎是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。

“在……”小白想了想，但他感到不可思议，“不可能，我一直在医院里，一定是做梦。”

“说出来。”

“在一座宫殿里。”

当小白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，轮椅缓缓向前行进，他们同时看见了一个女孩的剪影，她绾着古代的发髻，身材纤细，披着一件纱衣。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，仿佛画面的延时，又仿佛山谷的回音，那剪影一重又一重，一直蔓延到边界之外，简直要跳出那面墙壁似的。

两个人同时感到，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席卷过去而来。轮椅如漂浮在江面上的一叶小舟，瞬间就将为时间的巨浪所吞没。

“小白，你好好看一看这个，告诉我你想起了什么。”非鱼将轮椅停在剪影前面。

“再近一点。”小白说。

飞

雪



一、  
虽是天寒地冻，那少年依然穿着单薄的白色深衣。风吹得很厉害，但他却好像没有感觉一样，衣角也纹丝不动。

「非鱼？」



一夜北风，到了早上，王宫内外都落满了皑皑白雪。

质子居住的殿内亦生起了火炉，小白夹起几块炭填入炉中，一边烤火，一边望着窗外。

只见那六角形的雪花不断飘落，仿佛中了咒语一般无休无止。

此地的雪与他家乡的很是不同，湿漉漉的，沾在地面立即化为泥水，到了这一日下得极大，才渐渐有了点积雪的意思。家乡的雪则又轻又软，捧在手心里也是绵绵的一团，很是有趣，没有这异国彻骨的寒意。

这种天气，不知道远在家乡的母亲穿得暖不暖？小白清楚地记得，儿时每逢冬季围炉烤火，母亲会就着炉火，烤制一种巴掌大小的薄饼。

“来，给你一个。”母亲总是将饼在口边吹一吹，才盛放在盘中，递给他。

“再一个。”他三下两下就吃完了，又去央求母亲。

那种饼，小白一口气就可吃下数个，撑得肚儿溜圆。家乡也曾托人捎来点心，但一个人孤零零地吃着，与家人相聚有说有笑的欢乐时光又怎么相同呢？如今思念起那饼子的滋味，仿佛就在舌尖，却是不可得了。

还有一天正是雪过初晴，父亲将小白裹在轻裘里抱上马，两人一路骑行入山。山谷中的积雪有数尺之厚，尚未留下行人痕迹。

一下马，他就想往谷地里跑，却被父亲拦住了。

“孩子，你尝尝。”父亲弯下腰，双手掬起一捧白雪。

“这个……可以吃？”

那捧雪绵如白糖，在冰凉之余，竟有一丝甜味，比起宫里的山珍海味，他对雪的味道记忆更深。

想到这里，小白恨不得冲出门去，在雪地里肆无忌惮地奔跑一阵，出尽胸中苦闷。然而，他的身体却一动未动——这是别国的宫殿，由不得自己任性妄为。不仅如此，如今孤身在异国求生，一举一动都要分外注意才行，一柄匕首也是常年放在枕下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。

唯有在溜出王宫，到非鱼住所拜访的时候，方能感受到那么一星半点自在。

可是，非鱼喜欢安静，又脾气古怪，不许他常去。一年之中，倒有半年闭门谢客，即使见了面，往往也是推说要研究药理，三